



趙之境 (原名趙志華)

10月30日，我的個人藝術生涯回顧展「境：趙之境水墨藝術展」即將在「境·美術館」開展。「境」不止於物理空間，更是一種心識之境、創造之境。它既是美術館打造的讓藝術、空間與人心對話的場域，也是我在創作中追尋的那種物我兩忘、身心合一的境界。

這種境界將在展覽的第二部分《行吟蒼穹》中最鮮明地體現。這裏將集中展現我今年的新作《逝者如斯夫》系列中的5幅代表作品。可以說，這是我近年藝術思考的一次集中突破與飛躍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」，出自《論語·子罕》。孔子臨川而嘆，感懷時光如流水，奔湧不息，而個體的生命多麼短暫；進一步闡釋為做學問與修身需如泉水般不捨晝夜、持之以恆。這句話並非僅是哲思，更成為我創作的精神起點；我在這一系列中試圖表達的，正是對時間流動與生命有限的深層感悟——時間的流逝既帶走萬物，也孕育出生命的循環與延續。

此次展出的這一系列作品採用潑彩潑墨的手法，以不同色彩為主色調：紫色象徵宇宙星河之初，承載其呼吸與脈動；藍色如水天相連，映照時間長河的深邃與靜謐；

紅色似日升之焰，代表生命短暫卻絢爛的燃燒；橙色則如晚照秋光，寓意成熟、收斂與歸寂。我試着讓色彩流動、交融，讓畫面如同時間的河床，筆墨成為河水奔湧的痕跡。這組作品，是我對時間與存在的凝視，也是一次從「形」返「意」、從自然邁向哲理的筆



●《海的交響》紙本設色 180×97cm。作者畫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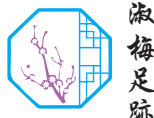


沈西城

1985年秋天，晚上8時，霧散雲罩，豪雨瓢灑，我約了李碧華在藝術中心7樓景福餐廳見面。出現在我面前的碧華，衣着樸素，蓄着參差不齊的短髮，活像女學生。坐下要了一杯咖啡，開始談寫作。老實說，以前我並不喜歡讀碧華的文章，佶屈聱牙，要用心讀上多幾遍，方能抓得住文底含義。香港人時間寶貴，哪有如此閒情逸致？已故三蘇叔叔十分鍾愛碧華。有一天我向三蘇叔叔提意見，三蘇叔叔啜口茶說：「此乃初寫文章的人必經之路，慢慢會改善的，不必太介意。」初時不信，過了一段時期再讀碧華的文章，不僅通，抑且進步之速，令人吃驚。我說：「寫文章最好要有古文底子，魯迅叫人不要看古文，不一定對，周氏兄弟都很受魏晉南北朝文風影響。」碧華拍腿道：「對呀！適當地看古文，對遣詞造句，大有幫助，往往白話要用十個字來表達的，求諸古文，五字即可，效果一樣，你能說古文要廢棄扔入茅坑嗎？」

李碧華初寫文章就投稿去《幸福家庭》，得主編張翼飛、編輯黃仲鳴賞識，為她開了個專欄，努力耕耘，從此，碧華踏上寫作之路。寫而優則編，並非編輯，而是編劇。碧華素喜編劇，1976年如願以償，當上港台編劇，光芒四射，編了好幾個好劇本，如《七女性》《北斗星》《年青人》《小時候》《霸王別姬》。碧華最喜歡她原著改編的《霸王別姬》，講伶人的辛酸，惹我眼淚。告訴我岳華十分喜歡《霸王別姬》，她一聽大喜，忙問：「真的嗎？」我有心氣她：「不過，岳華對他有份演出的片照例說喜歡。」結果中了我激將法，面色一沉，鬱鬱不歡。我說是逗她玩的，這才破涕為笑：「沈公子，你真調皮！」

寫劇本要有生活體驗，有一次碧華要寫舞女，但對此毫無所知。我告訴她無論電視、電影拍風塵女人，都得其形而乏神。碧華提議：「沈公子，不如你提供資料，我來寫個劇本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這一聲「好」，隔了40年仍未實現。那一夜，談了好久。窗外雨聲歇，相互話別。碧華認真地說：「多謝沈公子你今次捧場，別忘記我是杜老誌碧華，有空找我坐枱。」揸起黃布袋，揮揮手，揚長而去。



車淑梅

因即將公演的舞台劇《頂頭鎚》走在一起。Joe本來沒有信心做經理人，只因1995年初黎明主動邀請他幫忙，要找我一位真心對他好的人，「我說我不懂，你是天王，有什麼差遲就好大件事，經多次商討我答應了。（經理人明晒他所說的話嗎？）起碼七八成，如果不明就問，他會答：『你明就明，你唔明就唔明』，那是黎明金句。我們合作20年，開心得如母子關係，因為我係比較細心，他又喜歡吃我弄的燕窩。如果我們意見不同，消化後再取其一，多年來沒有因為哪個意見達不到原有的期待會責怪對方。」

「最難忘的經歷就1996年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去有戰亂的盧旺達，到達肯亞後有導演、攝影師開始擔心，黎生第一個站出來說，不要緊，我會去，但如果你們誰不願意去的，我會和電視台交代，不會難為大家。大隊去到一個課室，見到很多小朋友的乾院都忍不住流淚，但黎生好冷靜繼續去拍攝，到晚上翻看片段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哭到崩潰，他真的好專業。」

「第二件事就是笨豬跳，他想出金句：『要贏人先要贏自己。』」大家提議為安全不如用綠布景，他反對，因為廣告是表達產品的真實功能，如果我們不是真的，那麼產品都假了。他堅持，但千叮萬囑不可讓父親知道、令他擔心，結果一到新西蘭，黎爸爸即刻來電罵我。當時我坐在潭底等他跳下來，緊張到咬傷了嘴唇也不知道，真擔心萬一有事，我返到機場會給他的粉絲用石頭掟死了。（現在他已為入夫也為人父，感覺如何？）我習慣不管藝人的私生活，今年我離開了黎生十年，我們仍然是好朋友，但我是第二年才知道他拍拖，我當然祝福他，希望他幸福快樂，因為每

黃德斌陳善之《頂頭鎚》

個人辛勞工作後都希望有一個自己想要的的生活。」

另一邊廂，不斷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黃德斌2017年離開了無綫後演過不少的舞台劇，現在更在《頂頭鎚》中扮演中國球王李惠堂，破天荒邊演戲邊唱歌，「這是我的第一次嘗試，我入行30多年了，經歷過想放棄與懷疑自己的階段……演員好被動，忙的時候想放假，放久了又會失去安全感。最早沒有這麼多工作的時候，不能入睡又不肯醒過來，頗頹廢，多謝我的太太，她叫我起來，但最終都是靠自己把自己叫醒。我喜歡演藝，那是無底深潭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需要，我永遠感覺自己是新人。」

身為監製的陳善之是仙姐（白雪仙）的好朋友，可會請仙姐前去捧場？「仙姐最想我什麼都不要做，陪她食飯傾計，我從來都不會這樣做，就算以前黎明的演唱會，除非她主動提出，因為仙姐年屆97歲了，如果有什麼閃失，我真的擔當不起啊！」

黎明金句：「要贏人先要贏自己。」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，希望德斌和善之合作的《頂頭鎚》可以提醒香港足球代表隊秉承中國球王李惠堂的精神一直勁抽落去，甚至將香港帶到明年世界盃。



●愛上舞台的黃德斌（左）和著名經理人陳善之（右）。作者供圖

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潘鳴

燈火可親

母親往桌中央放上一盞油燈，剷燃火柴，嗤的一聲，燈芯火頭亮開，由暗紅漸變明黃。燈盞是父親用「紅岩」牌墨水瓶改製的，工藝極簡，將塑膠瓶蓋換成一塊開孔的薄鐵片即成。一縷棉線穿孔而過，上端作燈芯，下端盤在瓶膽裏吸油。陋屋透風，豆粒大的火苗輕輕搖曳。母親端出一竹箕炒花生，往桌上鋪開，分成均勻的四堆。四兄妹從小到大，依次領取，各自的衣兜一下子鼓脹得像青蛙肚皮。父親變戲法似的掏出一疊嶄新人民幣，每個孩子賞一角壓歲錢，還帶着清新的油墨芬芳。歡欣笑鬧過後，一家人圍着一盆炭火依偎而坐，聽父親母親輪流講故事。故事的開頭總有一句：「從前啊……」桌上的小油燈，芯子不時跳一下，抖落一粒紅亮燈花。恩恩愛愛一家人，陶醉在柔弱燈火籠成的一團溫馨夢幻裏。

中學時代，曾經有過一次夜行深山迷途遇險的經歷。那是一個悶熱的夏日，趁着暑假，我隨姑父去他工作的龍門山紅星煤礦遊玩。黃昏，姑父帶我從蘆華鎮場口徒步登上陡峭的山徑。姑父說：「從此處翻山越嶺，橫穿大峽谷，兩三個鐘頭就到了。」誰知我們攀行進入山林不久，突然狂風暴雨大作，挾着驚慄的電閃雷鳴，整座大山頓時陷入一團混沌。我們慌忙鑽入一處岩窩躲避，待到風雨稍息，姑父領我繼續趕路。前行不遠，一溪山洪正傾瀉而下，浪頭直往路面捲湧。姑父趕緊拉着我後撤，轉往另一條小路。

走着走着，一棵被雷電攔腰劈斷的大樹又死死擋在道中。再換一個方向小心翼翼地往前，剛轉過山頭，路卻消失了，面前是斷崖絕壁！我們拄着樹枝，在大森林裏東奔西突，在迷茫中艱難跋涉……終於，在登上一塊坡崖之際，我們看到了山谷裏有燈火。一點、兩點、無數點，晶瑩奪目。姑父激動得聲音顫抖：「看，是礦區的夜燈！」星星點點的燈火，引領我們擺脫迷途，回歸溫暖的港灣。18歲高中畢業下農村插隊務農。大春栽秧時節的一個夜晚，集體派工讓我通宵值守一大片秧田的農渠灌水口，職責是防止有人不守輪灌規則暗中「偷水」。獨自抱一柄鐵鋤堅守到半夜，實在熬不住，迷迷糊糊睡過去。忽然渾身驚涼，嘴裏連噙幾口水，一激靈，發現自己正在河渠裏翻滾。撲騰中一把抓住岸草掙扎着爬上渠坎。黎明將近，天更黑了，我抱緊膀子蹣成一隻刺蝟，牙齦咯咯發抖。

這時，有一星燈火沿着河渠由遠而近，那是一盞馬燈。光暈映照着生產隊長粗獷的臉龐，這一夜，他也通宵巡邏在河渠上。見我這副狼狽相，老隊長趕緊撿把樹枝草蓆，點燃一堆篝火。我向火蹲坐，身上一點一點回暖。老隊長陪着我，默默點着葉子煙。

那個場景，後來經常重現於我的夢中：暗夜沉沉，正當我孤獨淒冷的時候，一盞馬燈飄然而至，與其而來的，是一張樸拙的面龐，是一懷無聲勝有聲的慈愛……

結緣東江菜

客家菜又稱東江菜，屬於粵菜系統，向以性價比高著稱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香港工業逐漸起飛階段，被視為普羅大眾的恩物，一度大行其道，多區有店，當中以醉瓊樓、泉章居、東江樓等最具代表，菜式則以鹽焗雞、釀豆腐、炸大腸、扒骨髓、炆扣肉等最受食客歡迎。

文公子與東江菜結緣甚早。聽家父憶述，文公子的滿月酒，就是在醉瓊樓擺的。文公子自小家貧，甚少外出用膳。如果幸運有機會，通常往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好運酒家，或馬頭角道的醉瓊樓。現在兩家酒樓都已結業了，甚為可惜。

家父在馬頭角牛房任職買手，上半年完成工作，回家午飯，下午睡完一覺，就返牛房看是否有新牛運抵，然後照例就和一

班買手同事打麻雀或十五糊。如果萬一贏錢，或被相熟同事贏了，許多時都會打電話回家，喚我家兄弟外出晚飯，通常就是到醉瓊樓。有時是家父請，有時是另一位買手叔叔請。曾經有位肉食公司老闆，對家父青睞有加，常約他到醉瓊樓共商大計。老闆有一位兒子，與文公子同年但大幾個月，也會同來，因此老闆就會順道邀請我家兄弟作陪。除有東江菜招待外，老闆又一定每人給點零用錢，而且出手闊綽，令人開心不已。

老闆兒子由於成績未如理想，未完成中學就到老闆的牛肉攤幫忙「企檔」。及後，老闆因飲酒太多肝病離世，臨終前「託孤」家父，時維文公子讀大學三年級，年僅雙十年華的老闆兒子，就繼承了肉食公司。家父亦履行承諾，一直幫忙做牛肉買手，間中提點一下生意之道，直至

70多歲高齡，接近退休階段方休。而年輕老闆在其他同業老闆面前，也一直稱家父為師傅、家母為師娘。

文公子得以快高長大，東江菜實在功不可沒。許多兒時老友都知，文公子讀中小學時，身高一米一直穩坐全班第一行。會考時，約5呎多1吋，相信是與發育時期每餐只食一碗飯有關。預科時文公子升讀培正，離家頗遠，不能回家用膳，要在附近覓食。當時，窩打老道有幾家西餐廳，但都頗昂貴，於是偶和同學們往慶相逢飲茶，但通常在校內買飯盒，或到附近東江樓。文公子在東江樓，幾乎每餐都點廈門炒米，全碟清光，因而補充回許多澱粉質，出現第二期發育，身高急增至5呎半，回校探師長，師長皆驚惶。年紀漸長，東江菜已變得不太健康，但卻是充滿回憶的味道。



陳復生

記得曾經有一位已離世的長輩說：「好像昨日還是12歲，一覺醒來，已經八十幾歲……」那年，她86歲，慨嘆時光流逝而人生匆匆，這位長輩也高壽，再多活了十年，等到96歲才離我們遠去。

長輩說這番話的時候，我才40有多，時值中壯年，仍未能深切體會箇中感受，刻下，正步入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之人生階段，我終於有了共鳴……彷彿轉瞬間，從少年十五二十時，轉化到六十甲子，邁向七十目標！

尤其當每天醒來，手機網絡總會傳來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生無常，或病倒、或離世，就更有感觸……難怪從前古人常道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！」但現今科技進步，活過七十的比比皆是，但一定要活得健康開心，才值得擁有長壽，當然這也要看上天是否給予這份恩賜！

也不需要太介懷六七十歲這數字，有一份網上流傳的年齡劃分新標準出來——原來我們還是在青/中年階段。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，經過對全球人體素質和平均壽命進行測定，對年齡劃分標準作出了新的規定。



查小欣

《金式森林》先聲奪人，播出前以「延續港式爭產經典」為標題的宣傳片，短短兩日已衝破百萬點擊，可見觀眾對豪門恩怨的題材充滿期待，播出以來叫好聲。個人也最鍾意看以景觀為核心的故事，人觀、衫觀、景觀。慈善拍賣一幕，飾演妯娌的何依婷、陳星好珠光寶氣，爭妍鬥麗，有如台慶，賞心悅目。

演員陣容鼎盛，戲骨帶領新一代小生花旦。飾演珠寶大王的郭晉安跟在劇中演比他年輕27歲的陳曉華演父女戀，實際年齡也甚有說服力。郭晉安演出壓場，跟師母親的羅蘭姐鬥戲，平時和藹可親的羅蘭姐，在劇中霸氣十足，令劇集張力倍增。題外話，外界質疑郭晉安演富甲一方的珠寶大王，何以戴平價錶？其實有幾奇，香港李姓富商，手上戴的是超平民手錶，皆因該手錶見證他發跡的過程，他戴着它不因它的價錢，是因它的意義價值。

女主角陳曉華影齡雖淺，面對郭晉安、李成昌、羅蘭姐等戲骨亦能瀟灑發揮，她從《異搜店》的演出青澀到演《金式森林》，

人生階段

該規定將人的一生分為5個年齡段：「未成年人：0歲至17歲；青年人：18歲至65歲；中年人：66歲至79歲；老年人：80歲至99歲以上。」

我們要學懂領悟《論語·為政》篇中孔子自述生平修養進程，他說：「我15歲時立志向學，30歲時自立於社會而有所成就，40歲時能明了事理而無所迷惑，50歲時明白了天地萬物生成運行的自然法則，60歲時能聆聽並了解他人話中的真義，70歲時則能完全順從自己的心意做事，而且不會逾越法度。」

當人生修養到極致，萬事萬物的道理了然於胸，自身的行為會順其自然地容入天地運行的法則，而不會有所違逆。可知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就是儒家修身養性的核心思想，也是我們終生學習的目標！



●讀《論語》：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作者供圖

《金式森林》只講金？

給人脫胎換骨的感覺。

何廣沛演郭晉安長子，陳浚霆演二仔，羅天宇飾細仔，這個名門望族三公子的組合有新鮮感，何廣沛是不少大家族長子嫡孫的絕佳寫照，驕縱、大頭症、有腦，他演得恰如其分。陳浚霆經演《愛·回家之開心速遞》的長期持續磨練，擔演較成熟角色，應付自如。羅天宇的角色沉實低調，跟現實生活中的他呼應。羅子溢和徐榮的造型和反派演出，有新意。

故事與時並進，以新興的家族基金做引子，暴露各人的黑暗面，勾心鬥角，爾虞我詐，表面是好人，原來另有計謀，好人非好人，壞人不是壞人，劇情充滿懸疑，究竟誰會是贏家？誰是幕後操盤人？



●《金式森林》演員陣容鼎盛。作者供圖